

## 回憶我採訪撰寫的台灣前輩藝術家陳慧坤

撰文；攝影／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張澤平老師；畫作提供／白鷺鷥文教基金會；畫家肖像攝影／柯錫杰

從一本發行十萬份的雜誌專欄，回憶我採訪撰寫的台灣前輩藝術家陳慧坤

近年來台灣有許多大展，仗著藝術大師的威名，讓大批的民眾趨之若鶩，爭睹風采。我是美術教育工作者，當然不免俗地去展覽現場，帶著一批批學生或民眾，導覽這些聲名遠播的畫家，觀看他們精彩的作品。在長年導覽活動的美育推廣中，發現我們永遠都只熟悉那些西方知名的畫家，單就近幾年來印象畫派的畫家，就有莫內、雷諾瓦、畢沙羅及後期印象派的梵谷、高更，當然還有新近正在展出的竇加展。其中高人氣的印象派開山祖師莫內，在短短三年內就來台灣展覽了兩次。每次畫展在閉幕的前兩週，就會有大排長龍的人潮看展，此等光景猶如百貨公司的週年慶。

這在多元發展的島嶼台灣，似乎看到了對外來文化的擁抱，只是我看到比較多走馬看花的人群，或是照本宣科的導覽，好一些的也許有學術的研討會，但又很難在一般的民眾中產生共鳴。我很樂見看展的人口增加了，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畫展所介紹的畫家也輕易地讓更多人認識了，不過要能好好地從一件作品，去感受畫家的內心世界，而不只是知識性的介紹，看來就有些難度了。此外，我發現大家在接觸這些西方知名藝術家的同時，對於身處在這島嶼的本土藝術家，好像就顯得沒那麼在意，至少在我從事藝術教育十多年的經驗，在地的藝術家要被一般人看見，又會引發高度興趣去觀賞的，的確沒這麼容易。

我意識到本土文化非常的重要，也想多些深入在地藝術家的創作世界，十年前一個機緣，讓我有幸回鄉從事教育工作，而且是在台灣前輩藝術家蕭如松曾經待過半個甲子的校園工作。多年來，不斷地在蕭如松畫過的校園風景中穿梭、懷想，雖然時空移轉遞嬗，景物今非昔比，但不知不覺地，已經可以從蕭如松的用筆，在每一個色塊俐落的堆疊中，觀照到了他對光影處理的表現，慢慢地我可以在現實的景物當中，將蕭如松的作品風格，疊影在我的眼目當中，這樣的經驗讓我振奮，我相信就像當年莫內畫的以印象派為名的〈日出。印象〉一樣，驚訝於那日出時刻的浮光掠影。

兩年前《台中好生活》找我寫一個專欄「畫說台中」，覺得相當有意義，雖然我長期遊走在各大美術館間，為民眾、學生們導覽畫作，但好像只有親臨現場的人有深刻的感受，也覺得可以跟著畫作去感覺些什麼了，不再只是走馬看花，

或是只有表面的知識性的了解。有時不用知道什麼，而能去感受些什麼，恐怕是我們的教育最匱乏的部分吧。如今想來，能親自帶人看展雖然開心，就算曾經連著一個多月的週休二日，沒間斷的帶團導覽，但是一個人的能力終究有限，再努力好像也帶不了多少人一起分享藝術的美。或著偶爾有機會上媒體節目聊聊藝術，但也都只是偶然與巧合的相遇吧。這次用紙上導覽的方式，除了新鮮，更多的是責任吧，因為這樣的方式，可以把我所思所想的藝術體驗保存紀錄起來，不像從前受制於展覽現場原作的智慧財產權，不便影音的紀錄。

基於對台灣本土藝術的推廣，當時和台中新聞處的總編輯談，想先從台灣的前輩藝術家先談起，當然主要是在地台中的藝術前輩，如劉錦堂、廖繼春、楊啟東、陳慧坤、葉火城、林之助、陳夏雨、廖德政等等……。我的期待是希望從台中開始，讓每位曾經豐富我們這塊土地的藝術前輩，能讓現在的我們再次回味往日的美好時光，藉由《台中好生活》，讓我們的好生活，從台中出發，影響全台的每個縣市。兩年前的往日時光，透過美術學科中心的邀稿，讓我再度重溫舊夢。



柯錫杰攝

首先我想介紹讓大家認識的藝術前輩是出生在台中龍井的藝術家陳慧坤，開頭總是要有些代表性的意義，陳慧坤的作品在藝術圈被提起，在同樣是日治時期曾經留學日本的台灣前輩藝術家中算是比較晚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時官方的美展，能入選得到佳績的，大多瀰漫在印象派與其後的風格之中。

這種現象，需要講一下背景因素：我們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的西化運動之後，也擠身世界強權之列，台灣就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被割讓給了日本。西方的勢力深入東方，在十九世紀中期，日本的浮世繪開始在西方散播開來，到了印象派時期的來臨，大部分的印象派畫家，都相當的喜愛日本浮世繪，比如莫內會在自

己的吉維尼花園蓋造一座日本橋，甚至後來的梵谷會用油畫仿畫一件浮世繪風格的畫。所以如此的東西文化交流，自然在後來的日本，也格外鐘愛當時的印象派，台灣開始受日本統治，這樣的影響也隨著帶來了台灣。

陳慧坤雖然留學日本東京藝術學校，也許是因為他讀師範科的緣故吧，對於日本的西畫教育，不能滿足他對西畫認識的渴求，所以初期的創作並沒有太多的油畫。陳慧坤曾表示，在日本看不出那一位畫家是屬於印象派的，於是有一次上課請教了教授：「請問老師出國所臨摹的名畫傑作是如何達成的？」沒想到教授回答：「你只要把臨畫的時間，拿來寫生就好了！」這對凡事鑽研渴求的陳慧坤，除了不輕易用還不甚了解的油畫去畫所謂的印象派風格的畫外，也加深日後他非要去巴黎一趟不可的意念。當然這樣的情形，讓年輕時的陳慧坤，並沒有在官展中大放異彩。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我就先來談談這時期的作品，當我們看到陳慧坤的這張作品〈故鄉龍井〉，彷彿跟著他的腳步，回到了早期台灣農業社會那種樸質的風貌。午後的豔陽，在海河的交界處，濕溽燥熱。一名撐著陽傘的婦人，頂著烈日，沿著鄉間的泥石小徑一路而去，畫面左側的路徑，夾雜在盛夏蓊蓊鬱鬱的樹林間，更顯澄明。這是二十出頭的陳慧坤，才從日本東京美術學校返國，回到自己的故鄉龍井時，一見到村莊的入口所看到的畫面，因為思鄉心切，於是畫下了這幅作品。

「二十一歲時，我爸爸才從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回到台灣，提著行李走向故鄉龍井時，一見到村莊的入口所看到的就是這畫面。因為思鄉心切，第一眼看到的那個景像，眼淚就流下來了。所以回憶湧上心頭，於是畫下了這幅作品。那幅畫他非常珍惜。」陳慧坤的次女陳郁秀，前文建會主委在受訪時指出。

家，思念親人的意象不只是二十一歲時的思鄉心切，畫中的這個意象，也是就讀中學時，每次陳慧坤趕路回家看顧弟弟時的意象。

就在陳慧坤十二歲的時候，父親英年早逝，緊接而來，是兩年後母親也因病過世，這一家怙恃雙失的孩子，分別被送往不同的親戚家寄住，嘗盡了寄人籬下的生活，但也讓兄弟姊妹的感情更加緊密。

陳慧坤和當時才兩歲的弟弟跟在多病的祖母身邊，哥哥上了台北讀書，年幼的弟弟幾乎是由陳慧坤一手帶大。後來陳慧坤考上了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今台中一中），放心不下弟弟，於是每週放假時，必定回家照顧弟弟。

陳郁秀曾經問陳慧坤，為何每週都要不辭勞苦的走五、六個鐘頭回龍井？

陳慧坤說：「因為跟弟弟差十歲，等於弟弟兩歲的時候就沒有爸媽了。如果我沒有回去，弟弟等於無依無靠。弟弟都要我陪著一起睡覺，也會哭著想媽媽……」

陳郁秀問：「你不覺得很苦嗎？」

當時，從台中走到龍井要翻山越嶺，星期天中午吃完飯，陳慧坤又得動身從龍井走回台中。

陳慧坤卻說：「還好！有那段翻山越嶺的時光才可以好好的仔細的體會整座山的樣子，整個樹啊……綠色層次體會得非常清楚，一邊走一邊觀察，所以不覺得在浪費時間，體會到很多。」



張澤平攝

關於龍井，我們從台灣大道西行，穿越國道三的龍井交流道，靠近台鐵海線的龍井站，順著沙田路再轉茄投路，不遠就可見陳慧坤出生的祖厝——壯觀雅致的「陳三綱堂」，這以家訓命名的宅第是指「君臣之仁、父子之義、夫妻之禮」三綱。在陳家的先祖兩個世紀以來的經營下，陳三綱堂呈現的格局是「同」字型的三合院，左右護龍的兩廂屋頂鋪蓋著日式灰瓦，正廳的部分則是西洋式紅瓦，老宅原有的閩南古磚被色彩鮮明的紅磚取代，大致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陳三綱堂樣貌，雖然艷麗，但不落俗氣。這一整棟由土磚和紅磚建造的三合院，其上的泥塑、剪黏、彩繪、匾額，個個色彩飽滿，彩度明亮有緻。在兒時的陳慧坤眼中，相信這是美麗的記憶。

幼時陳慧坤的藝術啟蒙，是從父親給的《芥子園畫譜》開始的，到了就讀台中一中後，更加深了要走美術這條路的意志。所以青少年時期的陳慧坤，開始為留日考東京美術學校做準備。初考之時，因為準備不夠，所以沒考上，重新為來年的考試再努力精進，終於順利考上東京美術學校的師範科，其中素描還考了滿分。這對於日後陳慧坤成為研究型藝術家的歷程，奠定了極好的基礎。離鄉背井，雖然孤單卻不致寂寞，因為進入藝術的殿堂，浸潤了多年的渴盼。

二十一歲那年夏天，甫從日本放假回來台灣的陳慧坤，也許真的是思鄉心切吧，才走進老家的巷口，思鄉的情緒一湧而出，帶著心跳急速拍擊著的思緒，畫下一張第一眼見到家的畫面。我們除了訪談陳慧坤的家屬外，也覺得應該親臨畫

作的現場，去感覺一下那海口的村落，到底有多少青年陳慧坤的心事？陳三綱堂就在茄投路旁，安靜而莊嚴。一下車，海風徐徐，不禁閉上眼去感受那輕撫臉龐的微涼。渡海來台的先民，當年就在這安居樂業呀！不知為何，雲門舞集林懷民的早年作品《薪傳》，其中〈渡海〉那壯闊波瀾的畫面，從我在祖厝前的廣場上席地而坐的那一刻，乘著海風一陣陣吆喝中撲漱而來，陳家的先祖似乎隔了時空，引領著我們由福建漳州金浦一帶，跟著辭別宗祠，冒死搶渡被稱為黑水溝的台灣海峽，在這陌生的島嶼上岸游走，在當時清廷治領為諸羅的一帶，慢慢順著大肚溪移墾，最後在北岸大肚下堡的茄投庄定居了下來，而所處的龍目井就是漢人墾荒後形成的聚落。這實在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好地方，光聽地名就不難想像，這裡一定有一口好井，就像龍目吐珠一般，讓來自地下的甘甜好水，終年供應無缺。

如果說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島嶼，經過先民幾世筆路藍縷的經營下，早已是落地生根的家園了。陳三綱堂這一地的屋舍，對於青年陳慧坤來說，曾在年少失去雙親，兄弟姊妹被迫分散各地寄人籬下，之後又一家團圓在祖母的照顧中成長，的確是很重要的家的記憶。直到這回出國讀書，除了追求美，更承載了自幼不健全的家的期待。我們從陳郁秀的口述中，了解〈故鄉龍井〉是父親陳慧坤極為珍愛的作品，我們信這是對他年少歲月慘澹註記。一九二八年的作品，其實不是那麼確定在二〇一五年的今天，還能留下什麼當日風采。也許是上天知道我們想為這位活了一個世紀的藝術家做些什麼吧，在我們還沉緬在海風拂面的時光記憶中，不遠處就來了一輛車駛入廣場，一行人下了車就看著來此的不速之客，從陌生的互看，不稍片刻即是熱絡的攀談，才知是陳家的媳婦蔡萬菊女士。她的熱情，就像是台灣人熱情的縮影，我們在這同字型的三合院中遊走了一遍，在正廳右翼的牆面，正掛著三幅陳慧坤的相關介紹，也許歲月帶走了風華，框內的景物依舊，但長期的日曬讓鏡面已顯枯黃。我們真希望新上任的林佳龍市長，能夠讓我們的文化資產，重新點妝陳列。

此行最重要的，是要展現畫家所畫景物的今昔之比，於是我將隨身的畫冊展開，當蔡萬菊一見到〈故鄉龍井〉，直嚷：「還在！還在！」，接著立刻帶著我去隔壁的巷子，進入巷內的右側，一棟無人居的紅磚瓦房，早已讓一旁連排的街屋蓋過了風采，若沒說是畫家筆下的房舍，一般人也就當成是一間頹圯而不起眼的陋屋吧。當我見到了八十七年前畫作裡的房子，竟然眼睜睜地舒展在我眼前，內心激動到快要熱淚盈眶了，當即閃下的第一個念頭：「台灣的政府真對不起妳，讓妳孤零零地在這風吹、日曬、雨淋了這麼多年，一直守候著陳慧坤的思鄉情！直等到我這後生晚輩來拜見妳，依舊漠然靜靜待著……」若是在梵谷筆下的屋宇橋樑，即便被摧殘不復存在，當地政府或是私人一定想盡辦法復舊。反觀我們自

己，除了政府不太主動守護歷史建物外，私人宅邸一但被列為史蹟，當夜必遭祝融之類莫名的災禍。也許要一解輕愁吧，暫時放下保護歷史的包袱，為了向台灣前輩藝術大師陳慧坤致敬，我請陳家媳婦蔡萬菊照著畫中的婦人，一樣拿著傘佇立屋前，試著對照畫中的位置，調整角度，用快門紀錄這歷史性的一刻，冀望能拾起我們政府或民間對待文化的態度。

找尋一次 島嶼

靜謐的午後

沉甸甸低看著不遠處的對口

頃刻間凝結的呢喃

只剩下

剩下悠然的濤聲

述不盡的呼喚



向台灣前輩藝術家致敬

陳慧坤 (1907~2011)  
〈故鄉龍井〉 1928

找尋一次 島嶼  
靜謐的午後  
沉甸甸低看著不遠處的對口  
頃刻間凝結的呢喃  
只剩下  
剩下悠然的濤聲  
述不盡的呼喚

張澤平

